

贾岛初入空门，中岁遇韩愈劝令还俗应举，但他毕生未能为自身的仕进打开畅顺的通道，倒是由其作诗时常沉浸苦吟而飙名世路。今按《贾岛集》卷三，尝收入一首题为《送无可上人》之五言律诗，其云：

圭峰霁色新，送此草堂人。麈尾同离寺，蛩鸣暂别亲。独行潭底影，数息树边身。终有烟霞约，天台作近邻。

诗歌指称的那位“无可上人”，实即贾岛之从弟，彼居住之草堂寺为长安南郊的一座名刹。当时无可适践东南远游，诗人至此殷勤相送，缘是遂有厥篇之占吟。可见该诗所唱咏者，乃是唐人五言律中几乎已写滥了的送行题材，且其大多数的句子赋物述情率皆平平，总的说来差无新意可陈。然观此中之“独行”、“数息”一联，却特以精湛警拔著称，它非惟能引起诗人倾情的自赏和叹诵，历代的论诗者如方回、李东阳、都穆、冯班、纪昀诸家评点至此，于其构思属对的精切亦皆不吝褒美之辞。足见这一联诗在它千数百年时间的驿递过程中，是长期被人们当作贾浪仙呕心炼诗一项成功的实例来加以播扬的。

“独行”“数息”一联佳句固负盛名，但个中究竟表达了何种意趣，这对当今的古典诗歌爱好者来说，还不免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。甚至有相当多的研究者，他们纵然经常提到贾岛这副名联，却不怎么在意弄清它的真实寓意。爰寻检时下既刊的几种《贾岛集》注本，如陈延杰《贾岛诗注》、徐文榜《贾岛集校注》、黄鹏《贾岛诗集笺注》、李建昆《贾岛诗集校注》等，略凡涉及这“独行”、“数息”两处，殆一概未予以相应的词义解释。偶或有少数学者在顺便论及这两句诗时，曾作过一些文义的纂解工作。无何他们把事情看得过份简单，一开始便接受了文字表层意思的误导，以至竟将“独行”等同于一般的“独自行走”，将“数息”转译为“数度憩息”或“一再歇脚”。依照这一思路去进行纂解，即使勉强凑成若干解会，也难以准确传递就中诗人所隐括的本旨。譬如有人根据《送无可上人》全篇设定的送行主题，断言此二句乃图状无可登程之后行进止憩的情况；又有人抓住该联的氛围描写至为幽僻，便指认它活现了贾岛孤身游处水侧树边的情景。以上两种说法不管是哪一种，似乎都能从诗句的文字中间找到某些理由，然稍加勘核辄显露出冲碰枘格的形迹。这一联诗的文字解读长时期来悬而不决，根源尽在于对“独行”、“数息”二词作了望文生义的错解。

贾岛平生处境迫蹙而作诗特别专挚，其兴趣和创造力的投向，往往只集中在表现那些离群索居的狭隘生活场景，今究其作品中确曾被诗人殚思竭虑去精细摹写之情事，大率都是他人生经验里尤能引起自己珍视的东西。如果说他的“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”（《题李凝幽居》）两句，可折射出诗人尝一度为僧的特殊经历的话，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“独行”、“数息”一联，无疑就宣露了他对佛徒萧散禅居生活的歆慕。彻查这一联诗中“独行”、“数息”二词之含义，实则俱与佛教徒平素修习之禅行有关。所谓“独行”，即禅门常谈“经行”之代称。至于“数息”一词，“数”在这儿宜释作“计数”、“计算”，“息”者应解为“鼻息”，合起来就是指禅家恒持的那种计数

贾岛诗『独行』、『数息』一联词义小笺

◆ 陈允吉

鼻息出入以安定心枢的静修方法。鉴于“独行”只属代称，相比而言“数息”乃更具禅学专门术语的性质，我们针对这两个语词分别进行寻证搜讨，姑且把“数息”放到“独行”前面先行作些审度。

（一）数息

“数息”一词，原为梵文“安般”（Ānāpāna）的翻译名，旧译之全称叫数息观，新译曰“持息念”。而 Ānāpāna 的音译除“安般”外，亦译作“阿那般那”或“阿那波那”。《一切经音义》卷二十六云：“阿那波那，此云数息观也。”“数息”之与“持息”，虽然译法有异，但所说的意思完全一致，都是指佛徒坐禅之时，专心计数鼻息之出入，“系着着息，数一至十”，“数终于十，至十为竟”，俾制止精神上的散乱以利于进入定境。北周慧远法师《大乘义章》卷十二云：“数息观者，观自气息，系心数之无令妄失，名数息观。”此种修习禅定的方法从形式上看，直与华夏古代方士吐纳之术相差无



陆俨少《贾岛诗意图》

几，故由方便此间信众服习而率先流行于中土。

后汉安世高所译的《安般守意经》，其全称为《佛说大安般守意经》，为中土出译很早的一部讲述“数息”的禅经。该经宣说的主要思想，是通过“数息”控制习禅者的意念活动，令彼去欲存净、厌离生死，努力体认佛教所确立的一系列基本观点。而“数息”这个经过梵汉对译所形成的新词汇，亦于此部经典中反复彰显它的存在。兹据辑入《大正藏·经集部》之《佛说大安般守意经》上、下卷，节引几段经文以略见其例：

安般守意有十谛，谓数息、相随、止、观、还、净、四谛。（《佛说大安般守意经》卷上）

数息有三事，一者当坐行，二者见色当念非常不净，三者当晓嚏、恚、疑、嫉念过去也。（《佛说大安般守意经》卷上）

虽数息，当知气出入意著在数也。（《佛说大安般守意经》卷上）

数息、相随、止、观、还、净，行是六事，是为念三十七品经也。行数息，亦为行三十七品经。（《佛说大安般守意经》卷下）

上引四条材料散见经文各处，内中“数息”一词凡共五见，一皆与佛教徒修习之禅法密切相关，其词义应有严格之规定性，毋宜任意牵挽强生别解。洎乎魏晋以来的文学创作不断与佛教文化接触交会，“数息”这个禅学术语进入文士的诗篇，在南北朝之季即曾露头。例如《广弘明集》卷三十辑录陈代江总《摄山栖霞寺山房夜坐》诗里，就有“梵宇调心易，禅庭数息难”两句，考其写作的时间要比贾岛的那一联早了二百多年。对照此双方前后所赋的“数息”一词，不啻含义相承一致，且旨趣也都是重在表现佛徒的宗教修持行为。

明乎前文所述诸端，我们便能晓知贾岛的“数息树边身”一句，无非是在规摹习禅者在树边以身践行“数息”的情状。参照《佛说大安般守意经》译文的提示，奉持“数息”之法“当坐行”，“数息意定，是为坐”，即必须凭借结跏趺坐来进行。如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一“景林寺”条云：“静行之僧，绳坐其内，凜风服道，结跏数息。”唯有依止宴坐，摒除杂念，甫得“系着着息”，故结跏趺坐乃实践“数息”一法不可或缺之条件。盖佛徒安禅须择僻静处所，若禅房精舍固为此辈日常打坐比较合适的地点，但野外的树边亦应算作他们坐禅的理想场合。考溯佛教史料披露的圣迹，释迦牟尼本人正是在鹿野苑的一棵毕钵罗树下静坐思维，因彻悟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八正道等谛义才

豁然成道的。又见诸《中阿含》、《增一阿含》两经，也屡有释尊于尼拘律树下安详坐禅的记叙。这项自佛陀时代就确立的僧伽宗教生活习惯，饶能帮助弟子们离绝烦嚣、洗涤尘劳，不会因为佛教传播的时、地迁徙而轻易改变，贾氏此句着意绘事一位佛门中人安坐树边躬行“数息”，诚然写出了包括诗人在内的众多释子、信士坐禅修道的切身体验。

（二）独行

贾岛这两句诗所叙的事物涉类相通，既然“数息”应作坐禅计数鼻息之出入解，则与之相对的“独行”一词，就必定是指禅家常说的“经行”了。“经行”同是禅法的一种，它以徒步为职志，主要用来克服坐禅之际睡眠欲的困扰，兼而达到散郁消食、祛病养身和坚固道心等目的。如《十诵律》卷五十六云：“若喜睡眠，应起经行；若不能起，应屏处去。”《妙法莲花经》卷一《序品》云：“又见佛子，未尝睡眠，经行林中，勤求佛道。”《王右丞集》卷十七《请施庄为寺表》云：“臣遂于蓝田县营山居一所，草堂精舍，竹林果园，并是亡亲宴坐之余经行之所。”同书卷二十五《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》亦云：“誓苦行求佛道，入山林割肉施鸟兽，炼指烧臂，入般舟道场百日，昼夜经行。”这些典籍记载表明，“经行”一法于浮屠兴盛之初即被纳入禅行中间，而后又为天竺和华夏的佛弟子恒久地坚持历练。按“经行”通常皆由习禅者单独履行，故诗人于兹称之为“独行”羌无大碍。

夫禅门四众之奉持“经行”，照例都把它看成与坐禅配合的日常功课，因此“经行”往来的活动踪迹，殊不可能超出他们安禅处附近的地界。在《十诵律》和义净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里，即有两条与此相关的记载：

经行法者，比丘应直经行，不迟不疾。若不能直，当画地作相，随相直行，是名经行法。（《十诵律》卷五十七）

五天之地，道俗多作经行，直去直来，唯遵一路，随时适性，勿居闹处，一则痊愈，二能销食。（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卷三）

佛教徒众践履“经行”之法，亦得挑选一个清静的地方，如是庶能摒却喧闹、惬意性情：复其徒步行进之次，还得保持“不迟不疾”的节奏。以上两段引文所见之“直”字总计出现五次，试质其包摄与体现之义涵，大略均与“值当”、“临当”、“顺沿”、“遵循”的

意思相仿。所谓“直去直来，唯遵一路”，并非说“经行”往返都要走砥直的道路，而应理解为务必遵循着一定的路线去来往复。至于“若不能直，当画地作相，随相直行”云云，犹言倘然遇到某些场合并无现成的路径可走，还需画地做出便于识别的标记，再按标记指示的方向依次行进。像这样往复去来始终走在同一条路上，使之不致远离安禅的地点，兼可避免中途折返，最好的办法诚莫如在一个范围很小的区间内旋转绕行。近人丁福保的《佛学大辞典》诠释“经行”的词义，干脆就用“于一定之地旋绕往来”一语予以概括，真堪谓策片言而挈其枢要者矣。

“经行”令习禅者获得调剂身心的机会，它简单易行且能带来愉悦的感受，无需完备的客观条件与之伴配，可在不同的处所便宜行事。诸如伽蓝的夹殿宏廊，佛塔的基址周边，郊野之山陬泽畔，乡里之田畴村巷，乃至一切通衢、仄径及露地空闲处，皆无妨成为释徒奉行此项修持方法的道场。试想一位历久宴坐的佛门子弟，若是他的近旁适有一处清幽静谧的水潭，就决计会被他目为起身放松“经行”的理想场所。这不光是由于水潭周围本属天然形成的绕行通径，而且潭中澄净的止水虚明似镜，能够随时引起衲子与信众空灵的禅思。贾岛“独行”一句，正是借助对诗中人水底倒影的精致刻画，巧妙地映衬出他正在沿着水潭边上的小蹊独自旋绕经行的姿态。

弄清了“数息”、“经行”二词之含义，我们要探讨的这联诗所隐包的意思，也就随之涣然冰释了。毋庸置疑，诗人于此耐着性子刻镂雕绘的，乃是一位自甘寂寞的参禅者的形象，前句是说他围绕著水潭去来“经行”，后句则言其身靠树边计数鼻息专心“宴坐”。而“宴坐”以及“经行”，说到底都是佛教禅法的有机组成部分。缘“宴坐”时久易生困倦，必当起身“经行”稍事活动；而“经行”之所以具有宗教修持意义，也主要是因为它可以用来配合“宴坐”。如《十诵律》卷二十五云：“佛在舍卫国东园摩伽罗母堂上，哺时从禅起下堂，在露地经行。”又同书卷三十四云：“尔时师尊，即于经行处坐。”透过这两条见存于小乘广律中的原始记载，足可说明在佛教初创时期，“宴坐”与“经行”两者辅依同体，已经确立起彼此互相支撑的关系。佛徒身处某一固定的地点交替交替上述两法，遂而构成了他们安居参禅生活的基本内容。贾岛该联诗句最为醒目的特征，恰好体现在诗人采取偶偶对举的形式，借助不断琢磨产生的艺术强力，把“经行”与“宴坐”二者整合在同一帧画面当中，由兹勾绘出了一重意蕴深隽而又趣味独特的人禅境界。从唐代律诗一般的对仗技巧上讲，此联“独行”之“独”字与“数息”之“数”字，所显示的词性实不相类，前者为副词而后者是动词，若斯率尔属对看似不太贴切。然而考虑到中国文字的多义性，这个“数”字在其它诸多场合，又完全可以当作副词来使用，贾岛持此直与“独”字配，似未尝不可视为诗人结撰过程中的遐想妙得。再则如“数息”的“息”字，于此处固属名词，又因它在别的场合可作动词用，故诗人径直取之与充当动词的“独行”的“行”字互对。钱锺书先生《谈艺录》五七“择石萃古人句律之变”，论及贾浪仙“独行”、“数息”一联，尝明确地将其称作“不类为类”、“愈见诗人手之妙”的特例来给以肯定的。